

## 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

邢 凯

[提要] 本文以实例说明汉语侗台语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无论在性质、起源和历史演变上都有高度的相似性,有很多细节上的相符,这是很难用语言影响来解释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是同一些原始音类分别在汉语和侗台语中平行演变的结果。

—

1.0 侗台语族语言有一套带前置喉塞音 ʔ 的浊辅音声母,又称先喉塞音声母。例如: ʔb-, ʔd-, ʔj-, ʔw-, ʔm-, ʔn-, ʔŋ- 等。带这类声母的词多是单数调。从主要辅音说可以分为三类:浊塞音、浊擦音、浊鼻音。最后一类只存在于侗水语支中。

1.1 李方桂先生在《台语比较手册》中对先喉塞音声母作了详细描述。梁敏、张均如两先生的《侗台语族概论》一书对这套先喉塞音声母的特征和分布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关于对侗台语族先喉塞音声母的处理问题,梁敏先生等认为:壮语南部方言以及泰语等语言的先喉塞音 ʔ 只是不同程度地减弱,而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除莫语外,各语言(或方言)都没有对立的纯浊塞音 b-、d-, 所以 ʔ 都可以省略掉。李方桂先生则认为泰语、龙州等已变成了纯浊的 b-、d-, 故无所谓“省略”,武鸣等地仍记作 ʔb-、ʔd-、ʔj-。

1.2 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的声类,在现代语言中有的还保持,有的则发生了各种变化。综观全局,可以归纳为以下 9 种类型:(1)浊辅音前仍保持先喉塞音。如:武鸣 ʔba:n<sup>3</sup>“村庄”, ʔduk<sup>7</sup>“朽”,莫语 ʔba:n<sup>3</sup>“村庄”, ʔbat<sup>7</sup>“瞎”, ʔdun<sup>3</sup>“吞咽”(莫语有 ʔb、ʔd 和 b、d 的对立,如:ba:n<sup>1</sup>“男”,da<sup>1</sup>“眼”),布依 ʔjuŋ<sup>1</sup>“蹲”, ʔjo<sup>5</sup>“剔牙”,水语 ʔma<sup>1</sup>“菜”, ʔniŋ<sup>3</sup>“依靠”,毛南 ʔmuŋ<sup>1</sup>“浮”, ʔŋa:ŋ<sup>5</sup>“傻”。(2)丢失前置 ʔ 变纯浊音。如:泰语 bai<sup>2</sup>“叶子”,bək<sup>7</sup>“管子”,doŋ<sup>1</sup>“树林”,duk<sup>7</sup>“睡着”,龙州 ba:ŋ<sup>1</sup>“东西”,du:t<sup>7</sup>“热”,傣拉 juŋ<sup>5</sup>(< \* ʔj-)“蹲”,jit<sup>7</sup>(< \* ʔj-)“伸”,仡佬 ma<sup>1</sup>(< \* ʔm)“菜”,ŋa:ŋ<sup>5</sup>(< \* ʔŋ)“傻”。(3)浊塞音变相应的鼻音、边音,\* ʔb > m \* ʔd > n~l。如:邕宁 ma:n<sup>5</sup>“村庄”,mo:t<sup>7</sup>“瞎”,nap<sup>7</sup>“熄灭”,noŋ<sup>5</sup>“簸箕”,德宏 mo<sup>5</sup>“葱”,mek<sup>7</sup>“扛”,lai<sup>3</sup>“得到”,lip<sup>7</sup>“生(熟)”,剥隘 ni<sup>1</sup>“好”,nai<sup>3</sup>“得到”,拉珈 lai<sup>1</sup>“好”,loŋ<sup>3</sup>“簸箕”。(4)带先喉塞音的浊塞音 \* ʔb 变成相应的带先喉塞音的鼻音。如:佯僮 ʔmun<sup>1</sup>“天”,ʔma:ŋ<sup>5</sup>“边面”,ʔme:n<sup>3</sup>“席子”。(5) \* ʔd 变成舌尖前的通音 r~z。如:佯僮 rai<sup>5</sup>“山野”,rak<sup>7</sup>“骨头”,姚哨 zam<sup>1</sup>“插秧”,zai<sup>3</sup>“买”。这种情况大概和后置辅音 r 有关。(6) \* ʔb 变唇浊擦音 v~w。如:傣拉 va:n<sup>3</sup>“村庄”,vet<sup>7</sup>“鱼钩”,拉珈 we:k<sup>7</sup>“掰”,wie<sup>5</sup>“肩膀”。(7) \* ʔb、\* ʔd 变相应清塞音的例子很少。如:广东的连山壮话有 \* ʔb 变为 p 的现象。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变化:拉珈 pieŋ<sup>6</sup>“边面”,pon<sup>5</sup>“飞”,锦语 poŋ<sup>1</sup>“松

软”, 标语 pan<sup>5</sup>“飞”, 德宏 pit<sup>7</sup>“摘”, 柳江 pjet<sup>7</sup>“摘”, 毛南 pit<sup>7</sup>“摘”, 仡佬 tət<sup>7</sup>“阳光”, 拉珈 tut<sup>7</sup>“阳光”, 黎语 tu:t<sup>8</sup>“吸吮”, 侗南 ton<sup>2</sup>“圆的”, 侗北 tan<sup>1</sup>“名字”, 水语 to<sup>2</sup>(< \*ʔdr-)“蒜”。(8) 丢失主要辅音, 保留前置 ʔ 的情况也很少, 多是一些零星的变化。如: 德宏 ʔon<sup>3</sup>(< \*ʔb)“漱口”, 水语 ʔün<sup>3</sup>“漱口”( < \*ʔd), 仡佬 ʔi<sup>1</sup>(< \*ʔd)“好”, 侗南 ʔan<sup>1</sup>(< \*ʔd)“咽”, 侗北 ʔo<sup>6</sup>(< \*ʔdl-)“秃头”, 侗南 ʔut<sup>7</sup>(< \*ʔdl-)“热水”, 侗北 ʔu<sup>4</sup>(< \*ʔj-)“蹲”, 侗北 ʔo<sup>3</sup>(< \*ʔj-)“凶恶”, 水语 ʔak<sup>7</sup>(< \*ʔj-)“凶恶”, 邕宁 ʔe:t<sup>8</sup>(< \*ʔj-)“粽子”, 柳江 ʔut<sup>7</sup>(< \*ʔj-)“粽子”。(9) 变舌面塞音或塞擦音的字极少, 且不成系统, 都是来自原始语的 \*ʔj- 声母。如莫语 ʔiam<sup>5</sup>“借”, 侗北 ʔən<sup>1</sup>“跼”, ʔa<sup>1</sup>“布”。布依语: 兴义巴结 ʔdzoɪ<sup>4</sup>“布依”, 册亨乃言 ʔdzoɪ<sup>4</sup>“布依”, 平塘西凉 ʔdʒai<sup>1</sup>“泥峰”, 安龙天桥 ʔdʒai<sup>1</sup>“泥峰”。

1.3 这套音可以和前置鼻冠音声母对照。mb-、nd-等声母的发音明显地分为两段, 人们不会怀疑它们是两个音。但是 ʔ- 和后面的浊塞音、擦音、鼻音相结合, 给人的感觉是: 发音时虽然有两个闭塞点却似乎同时成阻, 同时除阻, 所以很容易使人认为它们是一个音, 一次发音动作。发 ʔb、ʔd 时有轻微缩气的感觉, 说明 ʔ- 的“内爆发”, 即存在 ʔ- 的除阻动作, 而发单纯的 b、d 时就没有这种感觉。发 ʔa 音时, 声带振动之始就是 ʔ- 除阻的完成。元音前有一个明显的语音间隙。发 ʔb、ʔd, 声带开始振动时, ʔ- 的除阻已经完成, 很快浊塞音也完成除阻。这两个除阻动作中间的间隙, 时值极短, 很容易被忽略。发 ʔb、ʔd 时“喉门略先爆破, 声带开始颤动, …随后口腔内某点的阻塞也解除。”(陈忠敏 1988, 第 131 页)发元音和所谓“纯浊音”时, 声带振动是从无到有逐渐展开的, ʔa、ʔo、ʔu、ʔb、ʔd 等音犹如是以一种发音动作(ʔ-)把元音或浊辅音的前部截断; ap、at、ak、aʔ 等则是从后部把元音截断。清辅音如 p、t、k、ʔ 等是利用口腔内存的空气发音, 这类音很微弱, 很难为听觉感知。送气喉塞音 ʔh 则不然, 它具有强大的气流冲破声门的除阻动作, 强烈的爆发噪音为听觉感受。发闭塞音时如果封闭只发生在一个部位, 比方说双唇封闭, 那么这个语音就叫做简单塞音。如果不止一个部位发生封闭, 比方说声门和双唇发生封闭, 那么这个语音就叫做复合塞音,<sup>①</sup> 复合塞音或复合辅音从汉藏语来讲就是“复辅音”。

先喉塞音与塞擦音(如 ts、tʃ 等)也不同。罗常培、王均先生说:“塞擦音是一个音开始的时候(成阻阶段)是塞音, 但是发音器官闭塞以后随即留出一些间隙, 到了持阻阶段已经是一个擦音, 塞和擦的成分结合得很紧, 就跟一个单纯的音素一样。在汉语结构里咱们不把塞擦音看做复辅音。”(《普通语音学纲要》第 111 页)塞擦音的塞、擦两个阶段, 发音部位相同, 清浊一致, 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先喉塞音中的前置喉塞音 ʔ- 与后面的浊辅音, 发音部位不同, 方法也不同(例如一清一浊, 一塞一擦等)。很清楚前置喉塞音 ʔ- 是一个独立的音素(不是语音特征), 这个音素一旦具有了辩义功能, 也就获得了“音位价值”。

## 二

2.0 现在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 侗台语族的带先喉塞音声母究竟是单辅音还是复辅音? 换言之前置喉塞音 ʔ- 有无独立的音位价值? 探讨这个问题是基于对语音系统的理性认识, 因此必须和音位的处理或标音的要求区分开来。

<sup>①</sup> 见 R. R. K 哈特曼, F.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黄长著等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第 330 页。

2.1 从普通语音学看,ʔ-完全是一个独立的语音(音素),并不是一种语音特征(区别特征或非区别特征)。它的发音部位在喉头或声门,方法是不送气、清、闭塞。实际上它和舌根清塞音 k- 是十分相似的,区别仅仅在于发音部位。从汉语、侗台语看,喉塞音 ʔ- 的出现有元音前、元音后或韵尾、浊辅音前 3 个位置。

2.2 一般认为侗台语没有以元音开始的音节,“元音起头的音节其实都有喉塞音声母”(《侗台语族概论》第 50 页)。李方桂在谈原始台语 \* ʔ- 声母时说:“这个声母通常保持在大多数方言中,尽管很多作者把它省略掉了。”其所以能够省略,就是因为 ʔ- 与 Ø 不对立。所以我们认为侗台语的 ʔ- 音位至少包含 ʔ-、Ø 两个变体,它和汉语的零声母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很多侗台语方言另有 j、w、ɣ 等声母(独立音位)。表述上“以元音起头”其实就是“零声母”,只是不这样称呼而已,所以把这个音位归纳为 ʔ- 声母,即独立的 ʔ- 音位是很适当的。

2.3 在回答带前置喉塞音声母是单辅音还是复辅音这个问题前,有必要重申系统论的两条原则:(1)系统是以特定的相互作用方式连接着的要素构成的具有新质的整体。单一的“要素(因素)”不成系统。(2)部分的性质必须由总体的结构和功能来决定。《普通语音学纲要》(见第 113—114 页)中把侗台语族的 ʔb、ʔd、ʔm、ʔn、ʔŋ、ʔɲ、ʔj、ʔw、ʔɣ 等辅音组合明确地归入复辅音。其他的侗台语研究者对这点始终没有明确过,但实际都是作为单辅音来处理的。<sup>①</sup>

2.4 本文 1.2 节归纳了侗台语族先喉塞音声母在现代方言中的 9 种表现。除了(1)、(4)两类外都谈不到复辅音。我们以(1)类中武鸣的 ʔb、ʔd 两个声母为例分两步来讨论。

2.4.1 仅就浊塞音系统来说,武鸣浊塞音 b、d 前面都有一个喉塞音。由于没有对立的 b、d,表述为 ʔb、ʔd 或者 b、d 都不影响意义的表达。浊塞音前只有一个孤立的 ʔ- 音素,不成系统。另有一些语言(如毛南语)浊塞音前的 ʔ- 已不稳定,即可能出现 Ø-。但这和元音前的零音位很不相同。例如汉语的零声母,ʔ- 虽然不和 Ø、ɣ 等对立,但却和 p、ph、t、k、m、n… 等形成对立,这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辩义系统。ʔ-、Ø 等都不是孤立的。上述侗台语(如毛南语)浊塞音前的 ʔ- 虽不与 Ø 对立,但也没有和它们对立的其它音素,不能形成一个前置辅音音位系统。这和武鸣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这种情况下 ʔ- 只是一个孤立的音素,而不是有着内在联系的音位。

2.4.2 以上只是就塞音系统来看问题,如果我们把观察范围扩大到擦音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武鸣存在 ʔj- 与 j- 以及 ʔw- 与 w- 的对立,在擦音前 ʔ- 和 Ø- 对立,ʔ- 是独立的音位,Ø 也是独立的音位。再联系元音前的独立 ʔ- 音位,这样我们也就不能不承认浊塞音前的 ʔ- 也是音位。武鸣只是在浊塞音前 ʔ- 的音位价值没有充分实现,但是在浊擦音 j-、w- 前这种价值却得到了充分的实现。总之,武鸣不仅存在 ʔ- 音位,而且存在一个前置辅音系统。在存在前置辅音系统的条件下 ʔb、ʔd 前的 ʔ- 也是独立的音位。泰语和龙州等则不同,它们的浊辅音前根本就没有 ʔ- 音素。尽管它们也存在 ʔ- 音位(元音前),但并不存在前置辅音系统。

2.5 武鸣的前置辅音系统比较简单。侗水语支的某些语言,前置辅音系统要更加复杂一些。例如水语和毛南语 ʔ- 不仅能在塞音、擦音前,还可以在鼻音前出现,如:ʔm、ʔn、ʔŋ、ʔɲ,鼻音前 ʔ- 与 Ø- 对立。擦音除 ʔj- 与 j- 对立外,还有 ʔɣ- 与 ɣ- 对立。这两种语言还有一套带前置鼻冠音的声母,如:mb、nd,毛南语还比水语多 ŋg、ɲɔ 两个。鼻冠音同 ʔ- 一样也是“前置辅音”。这类

① 李方桂先生在《古台语喉塞音及带喉塞音声母对剥隘声调系统之影响》一文中说过一段话:“依台语普通定例,复辅音声母如 pl-、bl- 等皆以第一辅音定清故 ʔb、ʔd、ʔj 等亦当以喉塞音为定清浊的标准。”《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四川石印本,1944 年。

带前置鼻冠音的声母苗瑶、藏缅语都是明确归入复辅音的。此外莫语浊擦音前虽不存在ʔ-,但在塞音前却存在ʔ-与θ-的对立。可见就整个侗台语来说,仍然存在ʔb、ʔd和b、d对立的情况。

2.6 仅在一种语言(方言)或一种语言的某个音类的范围内讨论问题,可以称作“单系统分析”。这种分析有时可以为某些语音处理提供依据。比如除莫话以外的侗台语,我们把ʔb、ʔd一律记作b、d并不会造成意义的混淆,但是就语音系统的认识来说,仅仅局限于这一点是不够的。如果把着眼点放在整个语音系统(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个类音),不仅注意某一种语言,而且注意到整个语支、语族的全部语言,就叫做多系统分析或多元语音学。<sup>①</sup>多元语音学不仅要分析音质音位,也要分析音律音位。从系统论的本性来说,单系统分析是一种不充分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片面性。例如把ʔb、ʔd记作b、d,在表述上固然不存在问题,但它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元音、浊擦音、鼻音前的ʔ-是独立的音位,而浊塞音前的ʔ-却不是音位?这在逻辑上是有些问题的。比如要问:武鸣的ʔ-到底是不是音位?回答只能是:又是又不是。多系统分析的回答则是:武鸣的ʔ-是一个独立的音位,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比如b、d前)它的音位价值不能充分实现。立足于多元语音学,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现代侗台语族是存在“前置辅音系统”的,θ、ʔ、m、n、ŋ、ɳ等6个前置辅音音位就是这个系统的要素。

### 三

3.0 原始台语、原始侗台语中的先喉塞音声母。共时的音位归纳是以对现实语音的感性认识作为基础的,古音构拟却是建立在语音对应规律基础上的逻辑推理。但是,它既然是建立在语音规律的基础上,所以在分析方法上与共时的音位归纳是可以相通的。“拟音”类似于宽式音位标音。构拟只能推测“对立”,而不能推测“互补”。例如,中古汉语的影母(\*ʔ-)和原始台语的\*ʔ-声母(音位),是否也有ʔ-、θ-两个或更多的变体,我们就无从了解了。李方桂在谈原始台语的\*ʔ-声母时说:“这个声母通常保持在大多数方言中,尽管很多作者把它省略掉了。由于它对声调的影响和前置喉塞辅音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一个原始台语的\*ʔ-,换言之,在原始台语中没有以元音开始的音节。”

3.1 李方桂构拟的原始台语有:\*ʔb、\*ʔbl/r、\*ʔd、\*ʔdl/r、\*ʔj 5个带前置喉塞音的声母。也有与它们相对立的浊塞音音位:\*b、\*d、\*j、\*bl、\*br、\*dl、\*dr。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前置辅音系统了。此外还可能有些其它一些前置辅音,例如:\*s-、\*z-、\*k-。我们以《侗台语族概论》里的几个字为例(括号里的是梁敏先生的拟音):“烤(衣)”布依ziŋ<sup>1</sup>(\*pw),“白蚁”布依ɕu<sup>5</sup>(\*pl),“撕”琼山zek<sup>8</sup>(\*pl),“疹子”琼山zo<sup>1</sup>(\*t),“屁”布依zet<sup>7</sup>(\*tl),“满”布依zim<sup>1</sup>(\*tl),“八哥”琼山seu<sup>1</sup>(\*k),“扫帚”柳江sva:t<sup>7</sup>(\*kw),“铁锹”武鸣so<sup>1</sup>(\*kl),“一行”布依ɕoi<sup>3</sup>(\*kl),“葫芦”武鸣kjo<sup>6</sup>(\*bl),“孤儿”武鸣kja<sup>4</sup>(\*br),柳江kja<sup>4</sup>(\*br),“明天”柳江kjo:k<sup>8</sup>(\*br),“指甲、爪”武鸣kja:p<sup>8</sup>(\*bl),“培土”武鸣kom<sup>6</sup>(\*dl),“树阴”龙州kham<sup>1</sup>(\*dr),“粪”龙州khun<sup>5</sup>(\*bwɰ)。当然这些还不是严格的对应,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猜想。

3.2 梁敏构拟的原始侗台语的先喉塞音声母要多得多,如:\*ʔb、\*ʔbw、\*ʔbl、\*ʔblw、\*ʔd、\*ʔdl、\*ʔdr、\*ʔm、\*ʔml、\*ʔmr、\*ʔn、\*ʔnl、\*ʔnr、\*ʔɳ、\*ʔɳw、\*ʔmb、\*ʔmbl、

① 参见《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283—284页,音律分析,超音段分析。

\*ʔnd、\*ʔr、\*ʔj、\*ʔw,有22个,这些音都有相对的不带前置ʔ-的声母。带前置鼻冠音的声母有:\*mp、\*nt、\*ŋk、\*mb、\*nd、\*ŋg等18个,此外还有\*s、\*z、\*x3个前置辅音。艾杰瑞、杨权提出原始侗水语有\*kʰ、\*k、\*s、\*ts、\*ph、\*h、\*ch、\*c8个前置辅音音位,此外我们认为还应加上θ、\*ʔ、\*m、\*n、\*ŋ、\*ɲ6个(见邢凯1995)。原始侗水语还应有更多的前置辅音。例如仅就原始侗语的构拟来看就有ʔs、ʔz、ʔk、ʔkh、ʔg、ʔx、ʔŋ、ʔn、ʔɲ、ʔq、ʔh、ʔp、ʔph、ʔt、ʔth、ʔd、θ等18个前置辅音音位(见黄勇博士学位论文)。由此可说原始台语,原始侗水语,原始侗台语都是存在前置辅音体系的。

3.3 一般人都认为带前置喉塞音的浊辅音是侗台语族古已有之的东西。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反证的材料,并大胆推测前置喉塞音(\*ʔ-)不见得就是这类前置辅音最古老的形式。例如:ʔm-<\*km-“熊”水语ʔmi¹,侗语me¹,拉珈küi¹,“蔬菜”水语ʔma¹,毛南ʔma¹,侗语ʔma¹(<\*km-);ʔn-<\*kn-“雪”水语ʔnui¹,拉珈kjai¹,“蛆”水语ʔnun¹,拉珈kjü:n¹;ʔb-<\*kb-~\*kʰb-“泛滥”泰语ba:⁵(<\*ʔb),龙州ba:⁵(<\*ʔb),壮语kau⁶,布依ku⁶,“事情”泰语ba:ŋ¹(<\*ʔb),龙州ba:ŋ¹(<\*ʔb),壮语kau⁶,布依ku⁶,“事情”泰语ba:ŋ¹(<\*ʔb),龙州ba:ŋ¹(<\*ʔb),仂佬ca:ŋ⁶,傣语xaŋ¹(<\*kʰ-),黎语koŋ¹,“管子”傣泐ʔbaŋ³,泰语ka-baŋ¹,仂佬puŋ⁴(筷筒),“网”白泰ʔbāk¹,泰语ka-ba:k¹,“轻”泰语bau¹(<\*ʔb),龙州bau¹(<\*ʔb),毛南khu¹,黎语kʰau³,“搓、捻”泰语ban¹(\*ʔb),壮语pan⁵,水语ʔban⁵,侗语kon⁶。注意:“管子”、“网”泰语的前缀ka-实际是直接保留了一个更古老的前置辅音\*k-,只不过已经把它“音节化”了;ʔd-<\*kd-~qd-“蓝子”白泰ʔdāi¹,武鸣kjo:i¹,“打中”泰语dɔ:i¹(<\*ʔd),仂佬kui⁵,“簸箕”龙州duŋ³(<\*ʔd),泰语krā-don³,水语ʔdon³,“看”泰语du:¹(<\*ʔd),龙州du:¹(<\*ʔd),武鸣ʔjaw³,布依kau³,仂佬kau⁵,水语qau⁵~ʔdo³,“责骂”泰语da:⁵(<\*ʔd),龙州da:⁵(<\*ʔd),侗语kwa⁵,毛南ʔba⁶,“回响”泰语daŋ¹(<\*ʔd),壮语ji:ŋ³,布依ʔdaŋ¹,仂佬ku:ŋ³,水语khuŋ³,侗语qhuŋ³。“簸箕”泰语直接保持了古老的前置辅音\*kr-,不过把它音节化为krā-了。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推断,侗台语族的前置喉塞音可能是古代某些前置辅音的痕迹,所谓“痕迹”就是说ʔ-不过是由某些其他的前置辅音转化而来。

3.4 能够在浊辅音前留下痕迹的前置辅音不限于舌面后的塞音(如:k、q等),舌尖前的擦音也有可能转化为前置喉塞音。我们可以举一个侗语方言的例子:

	章鲁	林溪	滚贝	高稼	高坝	秀洞	启蒙	李树
星星	ɕæt⁷	tæt⁷²	ʔdæt⁷	tsit⁷	het⁷	set⁷	ɕit⁷	rən⁵
刺	sun¹	sun¹	ʔdun¹	—	hun¹	sun¹	tsun¹	run¹
休息	sa⁵	sa⁵	ʔdwa⁵	tsa⁵	ha⁵	sa⁵	sa⁵	ra⁵
脓	ɕok⁸	—	ʔdak⁷	tso:k⁷²	—	—	—	—
晒衣	ɕa⁵	ɕa⁵	ʔda⁵	ɕa⁵	ɕa⁵	ɕa⁵	ɕa⁵	ɕa⁵
油漆	sæt⁷	—	ʔdak⁷	sit⁷	het⁷	sat⁷	sit⁷	tshən⁵

融水滚贝侗语整齐地表现为ʔd-,三江林溪的塞音t-是保持了主要辅音。高稼、启蒙的ts-是主要辅音、前置、后置辅音交互作用的结果。李树的r-是保存了后置辅音。其余各点一律以s-(ɕ-)对应。侗语某些方言的s-有很强的送气,严式标音可记作sh-。高坝侗语\*sʰ->h-。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几个词的原始侗语声母形式构拟为\*sdr-~\*sdj-,这就是说滚贝ʔd-的前置喉塞音ʔ-是从前置辅音\*s-转化来的。从亲属语看,也有很多语言表现为s-~z-或者舌塞音t-~

th-, 但并没有舌面后塞音(k-、q-等)的表现,说前置辅音ʔ来自舌面后塞音没有根据。

3.5 在滚贝侗语中辅音s-在元音前也可以转化为ʔ-。如以下例证:

	章鲁	林溪	滚贝	高稼	高坝	秀洞	启蒙	李树
鸡嗦	se <sup>1'</sup>	se <sup>1</sup>	ʔe <sup>3</sup>	se <sup>1</sup>	he <sup>1'</sup>	se <sup>3</sup>	se <sup>1'</sup>	se <sup>1</sup>
咸	sik <sup>72'</sup>	sik <sup>7'</sup>	ʔik <sup>7</sup>	si:k <sup>7</sup>	hit <sup>72</sup>	si <sup>3'</sup>	si <sup>6</sup>	si <sup>6</sup>
浸泡	səm <sup>5</sup>	jəm <sup>1</sup>	ʔam <sup>1</sup>	tsim <sup>5</sup>	—	səm <sup>5</sup>	səm <sup>5</sup>	tsəŋ <sup>5</sup>

这种现象很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性。例如英国南部的一个方言就把 water“水”读作 waʔer。又如汉语的吴方言把中古汉语的入声韵尾-p、-t、-k 一律变为喉塞音-ʔ 韵尾。此外潘悟云先生认为中古汉语的影母来自上古的小舌音 \*q-。<sup>①</sup>

四

4.0 汉藏语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带前置喉塞音的浊辅音声母是侗台语族语言的一大特点。汉语、苗瑶语是没有这类声母的。我们认为不能说汉语绝对没有这类音。例如中古汉语的影母类似于侗台语的ʔ-声母。如:“医”(影之开三)ʔu。上古汉语有浊辅音r-声母,中古汉语有rjw-(喻三);rj-(喻四)(邢凯 1997)。浊辅音r-声母前也可以出现ʔ-,如:“宴”(影谏开二)ʔran(h),这里就存在两种处理方法:一是把r-作为后置辅音;二是把ʔ-作为前置辅音。同样的情况又见于重组四等字,如:“一”ʔrjit。所以说中古汉语没有前置辅音(例如ʔ-)也只是一个处理问题。

4.1 陈忠敏、陈其光提供了一些汉语方言(例如上海南汇、雷州半岛徐城)存在带先喉塞音声母的实例。陈其光先生认为汉语的这类音是侗台语影响的结果。本文第一节归纳了带先喉塞音声母在侗台语中的9种表现方式。这些表现方式大部分也都能在汉语方言中看到。正如陈忠敏所说:“汉语方言和台语、东南亚各语种里的先喉塞音无论是种类、性质,还是演变的途径等都是极为一致的。”

4.2 与侗台语对照只有(4)、(5)、(6)三类在汉语方言中没有发现,其余各类举例如下。

类型(1) 汉语上海南汇话有ʔb-、ʔd-:

报 帮母去声 ʔbo<sup>33</sup> 饼 帮母上声 ʔbiŋ<sup>44</sup> 丹 端母平声 ʔde<sup>53</sup> 朵 端母上声 ʔdu<sup>44</sup>

汉语雷州半岛徐城话有ʔb、ʔd。如:

拜 帮母平声 ʔbai<sup>24</sup> 比 帮母上声 ʔbi<sup>31</sup> 本 帮母上声 ʔbuŋ<sup>31</sup> 兵 帮母平声 ʔbia<sup>33</sup>

刀 端母平声 ʔdo<sup>33</sup> 答 端母入声 ʔdap<sup>55</sup> 单 端母平声 ʔdaŋ<sup>33</sup> 当 端母平声 ʔdo<sup>33</sup>

需要指出一点,“帮、滂、端、透、见、溪…”等是中古汉语声类的标目字。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上述汉语方言的先喉塞音声母是直接继承了中古汉语的p-、t-、k-声母,中古p-、t-、k-声母的字,不等于上古或前上古也仍然全部都是\* p-、\* t-、\* k-声母,中古p-、t-、k-声母的字,不等于上古或前上古也仍然全部都是\* p-、\* t-、\* k-声母。“有ʔb、ʔd先喉塞音的汉语方言有:上海郊县松江、南汇、金山、奉贤等(北部吴语);浙江永嘉、永康、缙云等(南部吴语);广西藤县、石南等(粤语);海南海口、文昌、宝安等(闽语)。”(陈忠敏 1989,第114页)

① 见潘悟云《喉音考》,《民族语文》1997年第5期。

类型(2) 汉语广西容县话有 b、d(单数调)对应中古的帮母、端母:

碑 帮母平声 bi<sup>54</sup>      补 帮母上声 bu<sup>33</sup>      臂 帮母去声 bi<sup>53</sup>      辈 帮母去声 bui<sup>53</sup>  
担 端母平声 dam<sup>54</sup>      堵 端母上声 du<sup>33</sup>      胆 端母上声 dam<sup>33</sup>      对 端母去声 dui<sup>53</sup>

容县话 b、d 声类仍有 ʔb、ʔd 变体。同样的情况还有岑溪(没有 ʔb 变体)。苍梧也以 b、d 对应,不过这个点还有进一步变 p、t-的情况。广东粤语化州话,中古端母字读 d-,如:“多”do<sup>1</sup>,”戴”dai<sup>5</sup>。广东揭阳中古帮、端母字也读 b、d。

类型(3) 变入为相应的鼻音、边音,例如汉语金华汤溪话:( \* ʔb > m)“兵”(帮母平声)mei<sup>24</sup>,”半”(帮母去声)mɿ<sup>52</sup>。( \* ʔd > n)“东”(端母平声)nao<sup>24</sup>,”栋”(端母去声)nao<sup>52</sup>。汉语江永白水话:( \* ʔd > l)“都”(端母平声)lu<sup>44</sup>,”钓”(端母去声)liəu<sup>21</sup>。武义话:( \* ʔb > m)“帮”maŋ<sup>1</sup>( \* ʔd > n)“担”nuo<sup>1</sup>( \* ʔd > l),”刀”luw<sup>1</sup>,”桌”luo<sup>7</sup>。

类型(7) 变相应清塞音的例子,侗台语很少;汉语却是大量存在。如上海南汇县老年人读 ʔb-、ʔd-声母的字,年轻人读 p-、t-。(下表斜线前表老派,斜线后表新派)

	饱	本	端	答
老派/新派	ʔbo <sup>3</sup> /po <sup>5</sup>	ʔbəŋ <sup>3</sup> /pəŋ <sup>5</sup>	ʔdθ <sup>1</sup> /tθ <sup>1</sup>	ʔdæ <sup>27</sup> /tæ <sup>27</sup>

而上海金山县老年人有些字则有 ʔb-~p-、ʔd-~t-两读。100 年前温州市区的人有 ʔb-~p-、ʔd-~t-的混读,但是今天已经都读 p-、t-了。又如类型(1)的例字中,与南汇、徐城先喉塞音声类对应的中古音帮、端母的字,以及直接继承它们的众多汉语方言。类型(2)中与容县阴调 b、d 对应的中古帮、端母字,以及其他众多汉语方言。所以中古帮、端母的字,除直接来自上古 \* p、\* t 外,也还有其他的来源。

类型(8) 丢失浊辅音,保留前置喉塞音 ʔ-。陈忠敏举欧得里古尔的材料说明 \* ʔb->ʔ(1989 年第 115 页)是不妥当的。村老语的 ʔwon“村”,掸语的 ʔwon“天”并不是 ʔ-声母,而是带前置喉塞音 ʔ-的浊擦音(w)声母。例如拉珈就有这样的声母(ʔw-)。ʔ-没有唇化形式,w 也不能说是介音或元音。

汉语 ʔb、ʔd>ʔ 的情况发生在粤方言的少数地点,如田邑话,与中古帮、端母字对应的有 ʔ-声母字。鹤山、开平端母读 ʔ-,如:“多”开平 ʔu<sup>1</sup>,鹤山 ʔɔu<sup>1</sup>。又如浙南也有这种现象,某些方言把南汇、奉贤读 ʔj 的中古见母字,读作 ʔ-。例如:“嫁”丽水 ʔyo(去),宣平 ʔiA(去),龙泉 ʔio(去);“夹”龙泉 ʔie(入),庆元 ʔie(入)。

类型(9) 变舌面塞音、塞擦音。一般认为汉语方言中的先喉塞音只有唇音、舌尖音两大类。上海南汇话有一套与中古见母字对应的带先喉塞音的舌面浊塞音 ʔj-声母的字。如:

嫁 见母去声 ʔjiA<sup>35</sup>      教 见母去声 ʔjio<sup>35</sup>      锦 见母上声 ʔjiAŋ<sup>44</sup>      交 见母平声 ʔjio<sup>53</sup>

4.3 南汇话以 ʔj-与中古的见母对应,这是很特殊的现象。<sup>①</sup> 与南汇 ʔb、ʔd、ʔj 相对应的中古音声类是 p、t、k,这是一种整齐的配对关系。陈忠敏指出:南汇方言里 ʔb、ʔd 声母可以出现在开、齐、合三呼的任何韵母前,但都不能跟撮口呼相拼合。“中古见母在今南汇方言里分化成 k、te、ʔj 三类,三者互补,以今韵母为分化条件,今洪音一律是 k,今细音是 te 或 ʔj,其中又以主要元音的舌位为条件,主要元音是前、高元音的只拼 te,是低、央、后元音的,只拼 ʔj-。”我们以下的 10 组 ʔj-声母字为例:

-io 韵:效摄:交郊教(见肴开二)骄娇(见宵开三)浇(见萧开四)缴饶(见筱开四)教校(校

① 详见陈忠敏《南汇方言的三个缩气音》,《语言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132—133 页。

对)较(见效开二)叫缴(见啸开四);-iɤ 韵:流摄:纠阇鸬(见尤开三)久九韭灸(见有开三)救究(见宥开三);-iA 韵:假摄:家加痂嘉(见麻开二)假(见马开二)嫁稼价驾(见袞开二)蟹摄:佳(见佳开二)皆阶(见皆开二)届戒(见怪开二)解(见蟹开二);-iā 韵:宕摄:僵姜疆纆薑(见阳开三);-iā 韵:讲(见绛开二)降(见讲开二);-iAŋ 韵:梗摄:京惊荆(见庚开三)经泾(见青开四)茎(见耕开二)景警(见梗开三)颈(见静开三)竞镜敬(见映开三)径(见径开四);深摄:今金襟(见侵开三)锦(见寝开三);臻摄:巾(见真开三)斤筋(见殷开三)紧(见軫开三)谨(见隐开三);-ioŋ 韵:通摄:弓(见东合三)龚(见鍾合三);梗摄:迥(见迥合四);-iAʔ 韵:深摄:级(见辑开三);宕摄:脚(见药开三);江摄:觉角(见觉开二);效摄:(睡)觉(见效开二);-ioʔ 韵:通摄:麴(溪屋合三);-yœʔ 韵:山摄:厥(见月合三)决决(见屑合四);臻摄:橘(见术合三);通摄:菊鞠掬(见屋合三)。

4.4 如果说 k、tɕ、ʃ 三者互补,那么从共时的音位归纳来说它们就是 /k/ 音位的 3 个变体。从中古音看上述例字都属于效、流、假、蟹、宕、江、梗、深、臻、山、通诸摄的二、三、四等字。这 3 个等的字与一等字(洪音)的不同就在于,它们都有或者可以产生一个 -i- 介音,成为今天的“细音”。这也就是南汇 tɕ 和 ʃ 声母字在韵母方面的共同点,即都有一个 -i-、-y- 介音或主要元音就是 i、y。不同点在于主要元音:tɕ-声母后是前、高元音,而 ʃ-声母后是低、央、后元音。低、央、后元音就是 ʃ-声母产生的条件。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低、央、后元音并不是 tɕ 和 ʃ 声母分化的条件,相反正是它们合并的条件。我们假设上古有两类声母,其中之一是 \*k-, 另一类则是一种带前置喉塞音 ʔ 的浊辅音。前置喉塞音 ʔ 在后面有低、央、后元音的条件下被保持下来。而保持 ʔ 实际上就是保持了后随的浊辅音。先喉塞音 ʔ 只出现于元音和浊辅音前,它和声带的振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保持古浊音的特殊方式。南汇县西北的周浦、下沙等少数乡,以舌面中不送气清塞音 c- 对应其他乡的 ʃ- 声母,很显然这两个点发生了 \*ʃ- > c- 的演变。这正是先喉塞音演变的类型(7),与 \*b- > p-、\*d- > t- 正相符合。由此我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断定:南汇 ʃ- 声母,前置喉塞音 ʔ 之后原本就是一个浊塞音,它不是来源于上古的 \*k- 声母。

4.5 “世界上的语言有舌尖塞音的多,有舌面塞音的少。舌面塞音多数是从舌尖音腭化来的。”(李方桂 1982)从整个汉藏语系范围看舌面塞音、塞擦音大多都是后起的,多数是从舌尖音或舌根音受介音 -i- ~ -j- 的同化变来的。显然南汇的 ʃ- 声母只能从舌根音变来,因为与之相对应的中古音声母是见母。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中古的这些见母字是从上古的 \*ʃ- 演变而来?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舌面音有一种向舌尖音变动的“自然趋势”(例如北京等地的所谓“女国音”),但舌面音变舌根音的情况却没有发现过。现在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南汇 ʃ- 声母的来源是 \*ʔg- + i ~ y > ʃ-。

上文南汇 ʃ- 声母的 10 组例字中请特别注意第 6 组的“茎”字。这个字北京等地读 tɕiŋ, 它的中古音是“户耕切”匣耕开二,匣母的上古音正是 \*g-, 在一、二、四等韵母前变为中古的 ɣ-, 北京等地的 tɕ- (< k- < \*ʔg-) 显然是个例外,也可归入类型(7)。这个字可以说是南汇 ʃ- 声母来源于上古 \*ʔg- 的一个直接证据。

4.6 南汇县西南大团、新场两乡的部分村子,有 5 个中古端母字他们也读 ʃ-, 如:刁雕(端萧开四)ʃjio<sup>53</sup>, 鸟(端筱开四)ʃjio<sup>44</sup>, 钓吊(端啸开四)ʃjio<sup>35</sup>。都是效摄开口四等字,差别仅在于声调。一般情况上古到中古的音变程式是 \*ʔdiagw > tieu (不发生舌面化)。大团、新场当是: \*ʔdiagw > ʃjio。浊塞音 d、g 在 -i- 介音的作用下都可以变舌面音 ɕ (舌面前音) 或 ʃ- (舌面中音)。李方桂认为:上古音系统里“四等字的声母完全跟一等字一样,显然高本汉所拟的四等的

i 介音是个元音,它对于声母不发生任何影响。”(1982 年,第 23 页)上古宵部开口四等韵-iagw 里的 i、a 都是主要元音。agw 是保持 ʔd- 的条件。中古以后 i 元音转化为-j-~i-介音并对声母发生影响,使其舌面音化。元音和介音在轻重、长短等各方面都有差异,和声母、韵母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三等字有-j-介音,但后面没有低、央、后元音,不具备保持 ʔd- 声母的条件。可能存在的 \* ʔd- 声母会发生(7)类型 G 音变 \* ʔd->t-(端母),以后又在-j-介音的作用下变 tɕ-。大团、新场上述 5 字的演变程式是 \* ʔd+j~i>ʔj-。其他方言则是 \* ʔd>t(端母)。上古汉语可能存在先喉塞音 \* ʔb、\* ʔd、\* ʔg。这里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侗台语有 ʔb、ʔd 却没有 ʔg-呢?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因为 ʔg-难于发音的缘故。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汉语曾存在 \* ʔg-的可能。关于这点我们只要举出汉藏语系福贡怒语的先喉塞音系列:ʔb、ʔd、ʔg、ʔd、d、ʔdz 就可以了。

4.7 布依语南部的一些方言(兴义巴结等 6 个点)存在一个带前置喉塞音的舌面浊塞擦音声母 ʔdz-,从而形成 ʔb、ʔd、ʔdz 系列。这个系列似乎可以和南汇等的 ʔb、ʔd、ʔj 系列相对照。ʔdz 与 ʔj 都是舌面浊擦音,差别仅在于一个是舌面前塞擦音;一个是舌面中塞音。巴结 6 点以外的其他方言,与 ʔdz 对应的声母只有两种形式:(1)ʔj-(2)ʔ-。例如:“布依”兴义巴结 ʔdzoi<sup>4</sup>,册亨乃言 ʔdzoi<sup>4</sup>,贞丰鲁容 ʔjoi<sup>4</sup>,望谟者香 ʔjai<sup>4</sup>,罗甸坡球 ʔoi<sup>4</sup>。“泥峰”平塘西凉 ʔdzai<sup>1</sup>,安龙天桥 ʔdzai<sup>1</sup>,独山南寨 ʔjai<sup>1</sup>,长顺营盘 ʔe<sup>1</sup>,关岭陇古 ʔai<sup>1</sup>。对照吴语“嫁”,南汇 ʔjiA(h),奉贤 ʔjiA(h),缙云 ʔia(h),景宁 ʔio(h),庆元 ʔia(h)。第(2)种形式,丢失主要辅音,保持先喉塞音 ʔ-,属于类型(8),比较简单,暂且不论。这里问题的关键是 ʔdz-、ʔj- 声母的来源。ʔj- 的来源除 ʔdz>ʔj 这种可能外,也还有其他的可能,例如:ʔdj>ʔj。由 ʔj>ʔdz 的可能性很小。关于 ʔdz- 的起源有 3 点可说:第一,ʔ- 后必定是一个浊辅音;第二,塞擦音多是后起的;第三,舌面音多是后起的。所以 ʔdz 来源的最大可能性是舌尖或舌根的浊塞音。那么究竟是来源于 ʔd 还是来源于 ʔg 呢?困难是与巴结 6 点对应的其它 34 个点既无舌尖音也无舌根音反映。由于这套声母布依语很多方言表现为 ʔj- (如:贞丰、望谟、独山),所以我们认为它与原始侗台语的 \* ʔj- 声母应该有关。这个原始声母在现代方言中除 ʔj-、j-、ʔ-3 种主要表现外,也有少量变舌面塞音的情况,这就是前面演变类型(8)的 3 个例字:\* ʔj>t- 莫语 ʔiam<sup>5</sup>“借”,侗北 ʔən<sup>1</sup>“踮”,ʔa<sup>1</sup>“布”。声母 t- 是可以和南汇的 ʔj-、布依的 ʔdz- 相对照的。《侗台语族概论》中原始侗台语 \* ʔj- 声母的 25 个例字(见 355 页)没有任何舌根音的反映,相反倒是有几个舌尖音的例字,如:“饿”侗北 tjet<sup>72</sup>,“树浆”黎语 tho:ŋ<sup>1</sup>,“站立”武鸣 ʔdu:n<sup>1</sup>,布依 ʔdun<sup>1</sup>,“踮脚”柳江 ʔdjw:ŋ<sup>5</sup>,水语 ʔdjoŋ<sup>1</sup>,锦语 deŋ<sup>3</sup>。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说原始侗台语的 \* ʔj- 声母以及布依语的 ʔdz- 声母,可能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原始的舌尖音 \* ʔdj-:假设来源于 \* ʔgj-,就目前来说找不到任何根据。很可能原始侗台语就是没有 \* ʔg- 声母。

4.8 我们前面说到侗台语族的先喉塞音 ʔ-,不见得就是这类前置辅音最古老的形式。它们很可能是从古代某些其他前置辅音(例如舌面后的塞音 k-、q- 等)转化来的。汉语是否有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人系统考察过。这里我们提出两个字,或可作为一种线索。“蚯蚓”泰语 dwan<sup>1</sup>(< \* ʔd),龙州 dw:n<sup>1</sup>,汉语“螭”(《广韵》“蚯蚓也”) \* khriwien(x)。“暗”泰语 dam<sup>1</sup>(\* d-),龙州 dam<sup>1</sup>(< \* ʔdr-),傣西 kam<sup>1</sup>,汉语:影勘开一 ʔām(h)表面看 ʔb-、ʔd- 之类的复辅音声母是侗台语族特有的,与汉语、苗瑶语不同,而实际是从三者共有的东西——前置辅音转化来的。当然目前也还是一种假设,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4.9 能够在浊辅音前留下痕迹的不限于舌面后的塞音,上面我们曾举侗语方言为例说明舌尖前擦音也有可能转化为前置喉塞音,即: \* sd->ʔd-。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完全相同的例证,

这就是雷州半岛的徐城话,有些与中古心母、生母对应的字他们读 ʔd-:

赛 心母去声 ʔdai <sup>24</sup>	西 心母平声 ʔdai <sup>33</sup>	新 心母平声 ʔdieŋ <sup>33</sup>	送 心母去声 ʔdaŋ <sup>44</sup>
息 心母入声 ʔdik <sup>55</sup>	衫 生母平声 ʔda <sup>33</sup>	山 生母平声 ʔdua <sup>33</sup>	狮 生母平声 ʔdu <sup>33</sup>
杀 生母入声 ʔdua <sup>55</sup>	双 生母平声 ʔdiaŋ <sup>33</sup>		

这组字的原始声母应当是 \*sd-, 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系丢失了主要辅音 d-, 保留了前置辅音 s-; 徐城则把前置 s- 变为 ʔ-。卷舌音是后置辅音 -r- 的作用。

4.10 通过对侗台语族带前置喉塞音声类的讨论,使我们看到汉语和侗台语的这个声类以及带前置鼻冠音的声类,从总体上看是相互呼应的。由此我们推断正像侗台语一样,上古汉语或者前上古汉语也同样存在一个复杂的前置辅音系统。清鼻音也是汉语和侗台语共有的音类。李方桂先生说:清鼻音声母的问题,董同龢已开其端,董的清鼻音声母的证据十分充足。他把中古晓母与唇音明母互谐的,都认为是从上古清鼻音 \*hm- 来的。“我们把这类音写作 \*hm- 一方面是为印刷方便,一方面我们也疑心所谓清鼻音可能原来有个词头,把鼻音清化了。”此外还有其他清鼻音声母。比如 \*hn-、\*hnr- 声母,这类声母有可能来自 \*thn-、\*thnr-。上古时期的复声母问题十分复杂,其中有许多现象一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满意的解决方法。其中有一个现象似乎十分重要,这就是中古的心母及审母二等 ʃ-, 常有跟别的声母谐声的例子(例字从略)。从这些例子看起来心母差不多可以跟各种声母的字谐声,这是不合乎一般的谐声条例的。这些字显然是从复声母来的。高本汉等已经拟有 \*sl-, \*sn- 等复声母,我觉得也该有 \*st-, \*sk- 等复声母,这个 \*s 可以算是一个词头(prefix),也因此在上古汉语的构词学里将要占很重要的位置,与汉语有关系的藏语就有个 s- 词头。拟测这类声母并不太困难:\*sm->s, \*smr->ʃ, \*sn->s-, \*sl->ʃ。上古也许还有 \*sd- 变成后来的 dz-, z-, 不过很难分辨出来。上古汉语带前置辅音 \*s- 的声母还有 \*sk、\*skw、\*skh、\*sg-、\*sgw-、\*sŋ 等。

## 主要参考文献

Fang-Ku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7).

R. R. K. 哈特曼, R. C. 斯托克《语言与语言学词典》, 黄长著等译,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

——《古台语喉塞音及带喉塞音声母对于剥隘声调系统之影响》,《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 四川石印本, 1944 年, 第 59—68 页。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 科学出版社, 1957 年。

梁敏、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陈忠敏《南汇方言的三个缩气音》,《语言研究》1988 年第 1 期。

——《汉语侗台语和东南亚诸语言先喉塞音对比研究》,《语言研究》1989 年第 1 期。

陈其光《华南一些语言的清浊对转》,《民族语文》1991 年第 6 期。

邢 凯《中古汉语语音结构中的 r 介音》, 参加第 30 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论文, 1997 年 8 月, 北京。

——《原始侗水语构拟中的前置辅音假说》,《民族语文》1995 年第 5 期。

黄 勇《原始侗语声母构拟及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 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1998 年 5 月, 天津。

(通信地址: 300071 天津 南开大学中文系)